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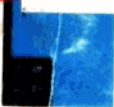
校园小说书系

# 白鹭别墅

BAILUBIESHU

常星儿 著

希望出版社



## 内容简介

十四岁的李小川在父亲生意惨赔、父母离异后，随父亲来到了苦艾甸。小川坚信美丽的白鹭会降临苦艾甸，便给自己和父亲亲手建造的简陋小屋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——白鹭别墅。艰苦的生活条件磨练了小川的意志，辽阔的苦艾甸给了小川乐观自信、正直自强的品格。小川终于如愿以偿，考上了市重点高中……

冬去春来，苦艾甸真的会飞来美丽的白鹭吗？会的，因为美丽就在小川的心里。

A①辽阔的苦艾甸上忽然戳起了一座丑陋的土堡小屋。这座丑陋的土堡小屋却得到了一个美丽而漂亮的名字——白鹭别墅

土堡小屋垒起来了。

小川搬完最后一块土堡，拍拍身上的泥土，后退几步，端详起来。

小川仔细打量这座土堡小屋。

这座土堡小屋是小川和我用五天的时间垒成的，东西两间，高不过七尺，使用面积不过二十平方米。

这五天把小川累坏了。挖堡子、搬堡子、拎水和泥、割苇勒棚、垒墙上盖……小川样样活都抢在前头，他俨然是个男子汉了。可他才十四岁呀！看着他吃力地干活儿，我心里很难过。

而小川脸上总是挂着笑。这叫我更难过。

现在，土堡小屋终于垒起来了！

小川端详着它。

端详一阵，小川高兴地蹦起来。他转过身，看着茫茫的苦艾甸。

苦艾甸一片寂静。蒿草叫残雪压得趴在地上。残雪消尽，而它们却再也站不起来了。现在只有几只大鸟在甸子边沿上有气无力地飞舞着。周围没有村落，也没有人，甸子上连个牧人也没有。

“爸，你知道么？在西方发达国家，有钱人都住在远离闹市的地方，在野外买地建别墅。”小川忽然说。

我说：“可咱这是东方。”

“东方西方都一样！”小川说，“人的某些做法是一致的。”

小川摊着两手，好像在演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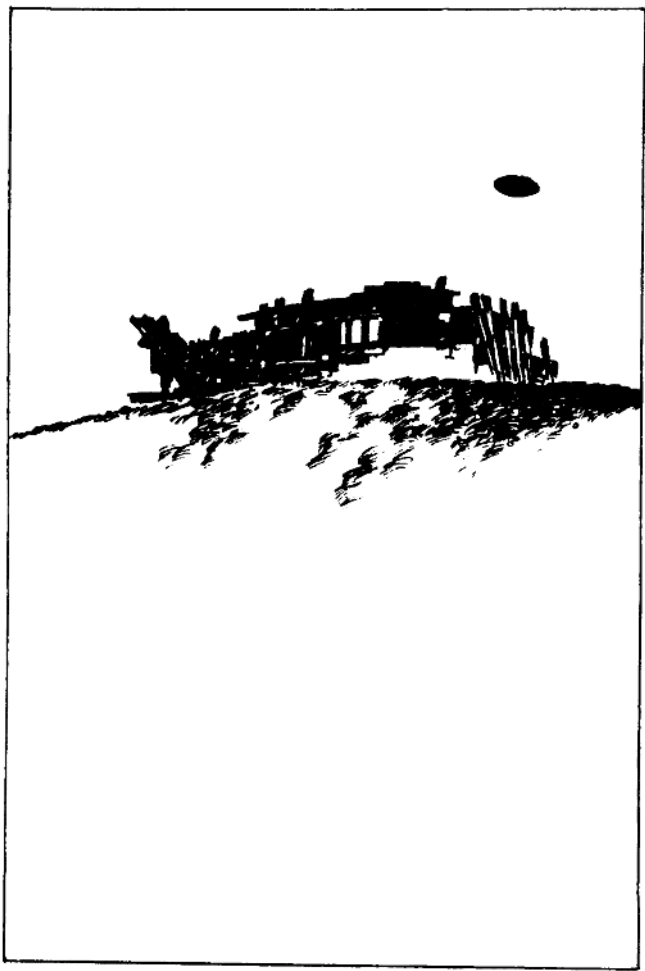
我知道他有了什么点子，就说：“小川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”

“爸，你一定已看出我想说什么。”小川说。

我坐在了地上：“你的意思是说这土堡小屋是别墅？”

“正是！”小川说。

“你说这座土堡小屋是别墅？”我又问。



“还是具有原始风格的别墅呢！”

小川的话真叫我哭笑不得。

“咱该给别墅起个名字。”小川接着说。

现在小川就把这座土堡小屋看成别墅啦！

我说：“起吧，这个名字由你起。”

我真想躺下来好好休息一下，我觉得太累了。

甸子空空旷旷的。现在起了点儿风，微风吹得趴在地上的蒿草啾啾地叫。

小川坐在那儿，看着空空旷旷的甸子，陷入了沉思。看了好一阵儿，他说：

“这么大的甸子，应当有只白鹭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么大的甸子，怎么能没有一只白鹭呢？”小川在自语。

“……”

“这么大的甸子，应当有只白鹭。”小川大声说道，“爸，苦艾甸上应当有只白鹭！咱就管这土堡小屋叫白鹭别墅吧——对，就叫白鹭别墅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爸，这座土堡小屋就叫白鹭别墅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就叫白鹭别墅！”

“……”

小川为自己能起出这样的名字激动不已。

他丝毫没有觉出我对这个名字的淡漠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心里很难受也很乱。

“爸，这座土堡小屋就叫白鹭别墅！白鹭……”  
小川只管说下去。

我说：“小川，你是当作家的材料。”

小川不再说“白鹭”，他看着我。

我说：“小川，你的想象力强，审美力强，又有美好的希望……”

小川听后，马上显出一脸苦相：“谢谢你的夸奖，可我就怕作文。”

我也不愿破坏小川的好心境。小川这样的好心境十分可贵，为什么要破坏它呢？我就说：

“这名字起得挺棒的。”

听了我的夸奖，小川又来了兴致：“不是名字起得棒，实际就是这样！”

我乐了，是强做的乐，为小川，为我的儿子，为这十四岁的少年。

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就在这儿住下了。白鹭别墅也好，土堡小屋也好，以后的一段日子——也许几个月，也许一年、二年……我们就要在这里生活。我觉

得实在委屈了小川。

我师专毕业。毕业后当了一阵教师，又到镇政府工作，先是秘书，后是副镇长。在很多人眼里，我前途远大，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我竟会辞职，竟会去经商。我不是赶时髦，而是觉得副镇长、镇长一类的职务不适于我的性格。我辞职的决定受到很多亲朋好友的反对，包括我的师专同学、好朋友、现在还在中学任教的孙雪漫。她说：“你这么辉煌了，怎么还放弃呢？”我知道，她说的“辉煌”是指我当了副镇长。我说：“你始终就没把这‘辉煌’当回事。”孙雪漫乐了。其实，镇里最初是决定调孙雪漫去镇政府，可她没去。我又说：“当然，我的辞职与你把这‘辉煌’不当个事儿无关系。我是觉得那工作不适合我的性格。做不适合的工作是痛苦的。”孙雪漫乐了，她说：“我知道你早晚会走这一步。”

我辞职，妻子更是反对。我做了一阵生意，挣了一些，可最近的一笔生意赔了，赔得很惨。

我丢了工作又赔了钱，妻子和我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就有了分歧。她要求离婚，而且态度还很坚决。我思考再三，也就同意了。我把镇里的房子和家当都给了妻子，只带着我的债务走出小镇。这样我觉得心安些。我不应给妻子留下任何负担。这个家到这种地



步，我有责任。我对不起妻子，对不起小川，也对不起这个家，为此，我有深深的自责感。我想重新把家过好，我想能过好。我的生意能赚钱——我有这个信心和把握。可妻子不再给我机会。我离开小镇。我希望小川能跟他妈生活，那样他的生活会好些。他才十四岁，读初二，正是心理和生理的断乳期，不论学业还是其他方面都是十分关键的时候。

我走出家，走在小镇的街头。我心里非常乱。到哪儿去呢？当时正是夜晚，小镇万家灯火，春风也开始吹拂，可我觉得非常冷。到哪儿去呢？在万家灯火中，在春风中，我觉得非常冷，我在想着到哪去。不知在街上走了多久，我忽然想到了苦艾甸。到苦艾甸上去！那里没人耕种，那是一片没有开垦的土地！我为想到了苦艾甸而一阵欢喜。我想到了到苦艾甸的利处。在那里我可以种些地，就是生意不好还有这土地——这是守；在苦艾甸上，我还可以到小镇上做生意——这是攻。到苦艾甸上既可以种地又可以经商，有攻有守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动身去苦艾甸。

“爸，你去哪儿？”

我走出很远，回头一看，见小川紧紧地跟在我身后。

“爸，你去哪儿？”小川又问。

此时，小川已背着书包，拎着日用品，一副远征的样子。

我说：“小川，你回家。”

“不！”小川说，“爸，我问你——你去哪儿？”

“不管我去哪儿，我都希望你跟你妈妈，至少一年——以后和爸爸在一起。”我说。

“不，我跟爸爸！这一年我必须跟爸爸！”小川说。

“我希望近一两年你跟妈妈，这对你好。”我说。

“我跟爸爸！”小川一直看着我。

我想，告诉他我去哪儿也许他就会打消跟我去的念头。

我说：“我去苦艾甸。”

“我跟爸爸！”小川说。

“……”

“我跟爸爸！”小川的态度异常坚决。

我说：“苦艾甸那儿很苦——没有房子，没有电，没有好玩的东西……一切都得从头开始，还远离小镇。”

“我跟爸爸！”小川只是这一句话。

我无奈地摇头。

“爸，我决心已定！”小川说。

见他态度这样坚定，我也不好再不让他跟我，但我还是说：“你应该跟你妈说一声，最好取得你妈的同意。”

“我跟我妈说了。”小川说。

“你妈同意么？”我问。

“反正我跟我妈说了。”他说。

我知道他是有意回避“你妈同不同意”这个问题。

我只好转身走了。

这时，他妈也赶来了，她要留下小川。

我说：“跟你妈回去吧。”

“不！”他说。

小川跟在我后面，边走边回转身跟妈妈招手：

“妈，我会回来的！”

他妈看着小川。

“妈，我会回来的！”小川喊。

小川在与妈妈告别。

从小镇出来往苦艾甸上走，小川紧紧地跟着我。小川说：“爸，你会成功的！这一点我丝毫不怀疑！”

“谢谢你的鼓励！”我说。

“这不是鼓励，是信任——信任！”小川的语气很重。

我想，不管咋说，也许在苦艾甸上呆不了两天你就得跑回镇里。那荒凉沉寂的苦艾甸不是你能呆得了的地方。

这样，我们父子俩就从小镇来到了苦艾甸上。

## B①小川日记

爸爸很棒。这是十年前我对爸爸的评价。那时我五岁，只知道用“很棒”这词赞扬爸爸。知道用“很棒”赞扬爸爸，我觉得当时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就算不差。我对自己总是充满自信。

十年前的春天——也就是我五岁那年的春天，北牧河开河了。

北牧河是苦艾甸上最大的河流。它从我们小镇旁流过。

那年北牧河开河，满河道都是冰坨。那蓝幽幽的冰坨像树叶、像羊群、像云朵……忽隆隆地向下游跑。

这叫冰排。

北牧河发冰排了。

河岸上都是看冰排的人们。

北牧河很少发冰排。

“看冰排去呀！”

“看冰排去呀！”

小镇里的人们叫喊着朝河岸上跑。

我也随人流跑向北牧河。

妈妈拉住我：“小川，别去，危险啊！”

“什么叫危险？”我问。

当时我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。

“危险就是……”妈妈想解释，可一时又解释不清。

“那里有危险，我要去看！”我喊。

我以为“危险”是个什么东西。

这时，人们已经跑远了。我十分着急，挣脱妈妈的手，继续朝前跑。

我跑出很远，还听见妈妈在后面喊：“小川，小心啊！”

妈妈没拉住我，可是不放心，委托别人看着我。妈妈忙着上班。

我跑到北牧河，爬上岸，一下被那满河的冰排吓坏了。

我躲在大人们的身后，喊：“我不看，我不看！”

这时我似乎懂得了什么叫“危险”。

一位大叔却推着我：“看吧！看吧——你小子有

福气——我这么大岁数还是第一回看到呢！”

“我不看！我不看！”我捂上眼睛，“我害怕！我害怕！”

听着那满河的哗哗声，我知道那位大叔已把我推到岸边。

“我不看！我不看！”我紧闭着眼睛喊。

我喊着，忽然听到了爸爸的声音。我把捂着脸的手张开一点儿小缝……

这时，我见爸爸抱着一个小孩，站在河岸上，后边跟着一群人。

爸爸离河水只有一步远。

“爸爸，退回来！”我喊。

爸爸看了我一眼。

“爸爸，退回来！”我又喊。

“……”

“爸爸，退回来！”我还在喊。

爸爸一直没有吱声。

爸爸盯着河面，似乎在等什么。

——爸爸在等冰坨！

一块炕面大小的冰坨跑过来。就在它撞岸的时候，爸爸一下跳过去，踏上……

那块冰坨一沉，又浮上来。

“爸爸！”我喊。

我不知道爸爸要做什么，但我非常害怕。

那块冰坨浮上来，晃了几晃，离开岸，向河心跑去，向下游跑去。

爸爸抱着那个小孩，脸木木的。

冰坨旋转着，碰撞着，发出哗哗啦啦的响声。它跑得那么快，那么急，眨眼间，爸爸就变成了一个黑点儿。

看着爸爸那宽大的背影渐去渐小，我的心扉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。顿时，我也不害怕了，而且浑身充满了力量。

“爸爸！”我喊。

“……”

“爸——爸——”我又喊。

北牧河河道回响着我的喊声：

“爸——爸——爸——爸——”

岸上的人们一声不吱，他们惊呆了。

呆了一阵，他们忽然喊道：

“跑冰排！”

喊了一声，他们又呆住了，都盯着河面，看那块冰坨和冰坨上的我爸爸。

那冰坨连同爸爸，迅速远去了，消失在烟雾蒙蒙



的河面上。

爸爸抱的那个小孩叫草叶，刚满一岁，发烧几天，眼看不行了。草叶爸妈开始以为孩子只是感冒，烧一烧也就好了，没想到现在烧成这个样子。草叶这样，她爸妈和周围不少人都吓得直愣愣地看孩子倒气。这时，爸爸赶来，推开众人，来到草叶跟前。爸爸看出了草叶的危险，抱起草叶就往北牧河跑……

北牧河在发冰排。爸爸要跑冰排！

爸爸知道，草叶的病镇医院治不了，必须到县医院抢救。去县城的路很难走，而县医院正在北牧河的下流的边沿上；而且，水路比旱路近几倍，跑冰排更快。问题是眼下冰坨已松了，松得像雪，说散就散。冰坨结实时都很少有人敢跑冰排，何况松了！跑冰排落底连尸首都难捞。苦艾甸上就有这样一首歌谣：“三月跑冰排，无常朝你把手摆”

跑冰排是苦艾甸上最古老的交通方式。现在已很少有人用了。

为了草叶的生命，爸爸用了。

我第一次看到这古老的交通方式。

这古老的交通方式，拯救了草叶，拯救了一个幼小的生命。医生说，如果晚来十分钟，孩子就没救了。